

列宁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列宁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譯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本書輯錄列寧有關教育問題的一部分著作，按寫作或發表年月先後排列。這裡選輯的都是成篇的或成節的列寧關於教育或談到教育的文章，至於那些散見在列寧其他著作里的有關教育的言論，沒有摘錄，例如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論我國革命”（這兩篇文章的譯文都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等這些文章里都談到教育問題，希望讀者自己去查找閱讀。

列 寧 教 育 文 選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譯出版（北京景山東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統一書號：7012·296 字數：130千

開本：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5 $9/16$

1957 年第一版

195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19,500 冊

*

定價（7）0.60 元

目 录

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么·····	4
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評謝·尼·尤沙柯夫著：“教育問題”。政 論的經驗——中學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務——中學教科 書——全民教育問題——婦女與教育。聖彼得堡，1897年）·····	8
論政治與教育的混淆·····	38
給卡普里黨校學生尤利依、萬尼亞、薩維利依、伊万、符拉季米 爾、斯坦尼斯拉夫和佛瑪諸同志的信·····	41
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對國民教育問題的補充）·····	48
猶太學校的民族化·····	58
論“民族文化”自治·····	60
俄國學校學生的民族成分·····	64
再論按民族劃分教育事業·····	67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70
四 “民族文化自治”	
需要強制的國語嗎？·····	77
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6月5日）簡要 記錄·····	80
關於蘇俄高等學校的招生問題·····	81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8月28日）·····	82
給無產階級文化教育組織代表會議主席團的信（1918年9月17 日）·····	85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9年1月18日)	86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會議上的演說(1919年1月24日)	90
俄共(布)党綱草案	91
九 党綱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9年4月17日)	92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6—19日)	93
一 賀詞(5月6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9年7月31日)	97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會議上的演說(1920年2月25日)	104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08
論無产阶级的文化	127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局政治教育會議上的演說(1920年11月3日)	129
論綜合技术教育(对娜·康·克魯普斯卡雅提綱的評注)	139
中央委员会給教育人民委員部內共产党员工作人員的指示	141
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	143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信	153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信	154
新經濟政策与政治教育部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在政治教育部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55

我們能不能為我們自己而工作呢？	155
陈旧的方法	157
最大的奇迹	158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160
三个主要敌人	162
第一个敌人——共产主义的自高自大	
第二个敌人——文盲	
第三个敌人——贿赂	
軍事任务与文化任务間的区别	163
給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164
日記摘录	164
論合作制	169

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麼，①

內政部長杜爾諾沃給宗教事務院的最高檢察官波別多諾斯柴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1895年3月18日寫的，發文號碼是2603，信封上寫着“機密”字樣。這就是說，部長希望嚴守這封信的秘密。但是有些人不贊同部長先生認為俄國公民不應該知道政府意圖的見解，於是，這封信就以抄本的形式到處流傳了。

杜爾諾沃先生在信中對波別多諾斯柴夫先生談了些什麼呢？

他談到了星期日學校。信中說：“最近幾年收到的報告證明，一些政治上可疑的分子，還有一部分具有某種傾向的青年學生，正在仿照60年代的先例設法以教員、講演人、圖書管理員等名義進入星期日學校。這種一貫的企圖甚至不能用謀生來解釋，因為在這類學校供職是沒有報酬的。它證明，上述現象是反政府分子公開地（合法地）反對俄國現行國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一種手段。”

原來部長先生是這樣想的！一些受過教育的人願意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工人，他們希望知識不僅給他們自己帶來好處，而且給人民帶來好處，——但是部長立即就認為那裏有“反政府分子”，就是說某些陰謀家在煽動人們進星期日學校。難道一些受過教育的人不是為了煽動就不會產生教授別人的願望麼？其實，使部長感到惶恐不安的是星期日學校的教師不要薪金。他已經看慣了供他驅使的那些密探和官吏只是為了薪金而供職，誰多給錢他們就為誰服務；可是這裏突然有這種事，人們工作、服務、上課，這一切……都不要報酬。可疑！部長這樣想，就暗派密探去偵察這件事。信中

繼續說：“根据以下的报告”（从密探那里收到的，这些密探是靠薪金吃飯的）“可以确定，不仅教員中有具有不良傾向的人，而且学校本身往往为一个可疑分子的小集团秘密把持；小集团的成員根本不是正式職員，他們应自己派去的教师的邀請，每天晚上去講演和給学生上課……。准許外人講演的制度使那些純粹的革命分子可以随便鑽进来当講演人。”

这样一来，如果“外人”沒有經過神父和密探的准許和审查想給工人講課，就是純粹的革命！部長把工人看作火藥，把知識和教育看作火星；部長确信，如果火星落在火藥上，那末，爆炸將首先指向政府。

我們不能不高兴地指出，在这个少有的場合，我們完全無条件地贊同部長閣下的看法。

接着，部長在信里举出証据来証明那些“报告”的正确性。这些

① “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么？”是列宁为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准备出版的“工人事業报”写的一篇文章。“工人事業报”第一期是由列宁編輯的。所有主要的文章也都是他写的：社論“致俄国工人”、“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雅罗斯拉夫里 1895 年的罢工”。关于这个報紙第一期的內容，列宁在“做什么？”一書中有如下的叙述：“这期報紙在 1895 年 12 月 8 日夜里已經准备付印的时候，忽然遭到宪兵的搜查，从一个會員瓦涅耶夫那兒夺去，于是第一期‘工人事業报’就沒能出版。这一期報紙的社論（也許过了 30 来年之后，会有某‘俄国旧事’杂志从警察厅档案庫中找出它的原稿来）說明了俄国工人階級的各个历史任务，并把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当作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标题为‘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么？’的論文，是叙述警察摧殘識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而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訊（例如記述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訊）。”这些文章的手稿至今沒有發現。1924 年 1 月，在关于“斗争协会”的警察厅的档案中，仅找到了“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么？”一文的副本。——“列宁全集”編者注

証据都好得很！

第一是“一所星期日学校的教員的信，这个教員的姓名至今尚未查明”。这封信是在搜查时得到的。信里談到历史講授大綱，談到等級的束縛和摆脱这种束縛的思想，提到拉普和普加乔夫的暴动。

大概最后两个人的名字很使善良的部长害怕：他立刻觉得这好象是两把大叉子。

第二个証据是：

“内政部有一份秘密得到的莫斯科的一所星期日学校的公开講演大綱，內容如下：‘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社会組織的發展。国家及其作用。秩序。自由。正义。国家結構的形式。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劳动是共同福利的基础。效用和财富。生产、交換和資本。财富的分配。个人利益的追逐。所有制及其必要性。农民和土地的解放。地租，利潤，工資。工資取决于什么及其形式。节约。’

“根据这种对国民学校绝对不适宜的大綱来講演，就使講演人有充分的可能逐步地把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理論介紹給听众，而教区当局指派参加听讲的人恐怕难以觉察講演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宣傳的萌芽。”

部长先生大概非常害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因为他甚至在这个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的痕迹也看不出的大綱中看出了这种理論的“萌芽”。部长在这个大綱中找到了哪些“不适宜的”东西呢？大概是关于国家結構的形式和宪法这个問題。

部长先生，請您拿任何一本地理教科書来看看，您会看到那里面也有这些問題！难道說成年工人不應該知道教給孩子們的东西嗎？

但部长先生并不信賴教区主管机关指派的人：“他們大概不会了解人們談論的事情”。

信的末尾列举了普洛霍洛夫紡織厂的莫斯科联合工厂所屬教区星期日学校、叶里茨市的星期日学校和梯弗利斯市正在筹备的星期日学校中的“可疑的”教师。杜尔諾沃先生劝告波別多諾斯柴夫先生“仔細地审查那些获准在学校供职的人”。現在，当你讀着这些教师的名单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他們都是过去的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部长先生是希望讓退伍的下級軍官充当教員的。

部长先生非常可怕地說，叶里茨市的一所学校“座落在松河的旁边，住在那里的多半是平民”（啊，可怕！）“工匠，那里还有一座鐵路工厂”。

应当使学校尽可能远远地离开“平民和工匠”。

工人們！你們看，我們的部長們对知識同工人群众的結合是怎样地害怕得要死啊！你們应当向所有的人証明：任何力量也不能消除工人的自覺！沒有知識，工人是軟弱無力的；有了知識，他們就有力量！

写于1896年底

（王常茂譯自“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2卷，第71—76頁）

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

(評謝·尼·尤沙柯夫^①著：“教育問題”。

政論的經驗——中學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
任務——中學教科書——全民教育問題——婦女與
教育。聖彼得堡，1897年）^②

一

尤沙柯夫先生把他从1895年至1897年于“俄国財富”^③杂志上發表的文章用“教育問題”作書名出版了一个集子。作者認為，他的文章“包括了教育問題中的一些最主要的問題”，而且“是一些类似对我国精神文化中的最成熟、最迫切、但是还远沒有得到滿足的需要的評論”（序，第5頁）。作者在第5頁又一次強調地說，作者打算“主要論述一些原則問題”。但是，這些話只不过証明了尤沙柯夫先生喜愛海闊天空地思想吧了，甚至不仅在思想方面，就是在文筆方面也是如此。這本書名太廣泛；實際上，從這本書的目錄上可以看出，作者所論述的根本不是“教育問題”，僅僅是學校問題，——而且僅僅論述了中學和高等學校問題。在這本書的所有的文章中，討論我國中學教科書的一篇最值得注意。作者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地分析了現行的俄語、地理和歷史教科書，指出這些教科書是完全不適用的。如果不是作者所慣用的冗長的談論令人感到厭倦，讀者是會怀着更大的興趣來讀這篇文章的。我們打算讓讀者注意的只是這本書中的兩篇文章，即關於中學改革的一篇和關於全民教育的一篇，因為這兩篇文章牽涉到一些真正的原則問題，而且它們是闡明“俄国財富”所中意的思想的非常有代表性的

作品。格里涅維奇^④和米海洛夫斯基^⑤先生之流，为了从敌对的学说中找到一些异常荒唐的結論，就要到俄国下流詩歌的粪堆中去挖掘。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們不需要进行这种不愉快的挖掘，我們只要請教一下“俄国財富”杂志，請教一下該杂志的一位毫無疑義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給关于“中学改革的原則”这篇文章的第二节加的标题是：“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見标题）。这个题目看起来是很吸引人的，它預示将給我們闡明的不仅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問題，而且是整个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問題，同时，民粹派和“学生們”^⑥之間最主要的分歧意見之一也正是由这

① 謝·尼·尤沙柯夫——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同时是“俄国財富”杂志领导人之一。——“列宁全集”編者注 ② “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这篇文章是1897年底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中为“新言論”杂志写的，列宁还不知道这个杂志已于1897年12月为政府查封。——“列宁全集”編者注 ③ “俄国財富”是一种月刊，1876年創辦，1918年上半年停刊。从90年代初期起，該杂志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由克利文柯和米海洛夫斯基两人編輯。該杂志鼓吹同沙皇政府調和而拒絕對它进行任何革命斗争的思想，激烈反对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編者注

④ 彼·格里涅維奇——著名詩人、民意党人彼·弗·雅庫波維奇——又名彼·雅·美雷施恩——（1860—1911）的笔名，90年代中期，他在“俄国財富”上發表了許多反对馬克思主义者的政論和文学批評文章。——譯注

⑤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民粹派的最重要的理論家，从90年代編輯“俄国財富”杂志起到逝世时为止，在这个杂志上同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論战，他是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譯注 ⑥ “学生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們。这个專門名称在19世紀90年代作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名称而通行。——“列宁全集”編者注

个問題引起的。讓我們看看“俄国財富”的这位撰稿者对“階級利益和階級学校”是怎样理解的吧。

作者十分正确地說：“学校應該培养人去生活”这个公式是十分空洞的，問題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什么人需要”（第6頁）。“什么人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說：中学生受教育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是为誰造福的？”（第7頁）。問題提得很好，如果……如果在进一步闡述这些引言的时候，不是用“这可以是国家、民族、某一个社会階級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这样空洞的語句的話，我們是会誠心誠意向作者致敬的。这些語句使人迷惑起来了，結果就得說：区分为几个階級的社会同不分階級的国家、不分階級的民族、置身于階級之外的个人可以同时并存！現在我們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失言，他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荒謬絕倫的見解。“在制定学校教学大綱的时候，如果顧及階級利益的話，就談不到一种普通类型的国立中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必然是等級性的，同时它不仅是进行教学的，而且是进行教育的，因为学校不仅应当进行适合于等級的特殊利益的教学，而且要培养等級的習慣和等級的团体精神。”（第7頁）从这一大段話中得出的第一个結論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級和階級的區別，因此他就令人不能容忍地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在他这篇文章的另外几处（例如第8頁）也有这种情形，这很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接近于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質上的區別。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頁上說：“應該記住，事情常常是这样的（然而决不是一定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宗教的組織有时拥有法律特权，有时成为居民中特殊集团的实际的附屬物。在第一种情况下形成等級；在第二种情况下形成階級”。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階級和等級之間的區別之一，即各个階級之間的區別不在于法律

特权，而在于实际条件，因此，现代社会阶级的基础是法律平等。对等级和阶级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并没有忽略：“……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摒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也摒弃了等级的寄宿学校制度。现在，由于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说俄罗斯民族被分成了等级，不如说被分成了经济上的阶级……。”（第8页）这里正确地指出了欧洲历史和俄国历史上等级区别于阶级的又一个特征，即等级是农奴制度的附属物，而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物^①。如果尤沙柯夫先生哪怕稍微想想这些区别，并且不那么轻率地为他的流畅的笔锋和小资产阶级的心肠所支配的话，他就不会写出上面所引的那一段冗长的话，也不会说出类似下面这样的空话：什么学校的阶级的教学大纲应当为贫富学生各制定一套，什么在西欧阶级的教学大纲没有收效，什么阶级学校的前提是阶级的关门倾向，等等，等等。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证明：虽然书名使人产生很大的希望，虽然言词很动听，但是尤沙柯夫先生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本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本质是：教育对于一切有产者都是同样实施、同样可以享受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本质就在有产者这个词上。因此，在上面引用尤沙柯夫先生所说的那一大段话中似乎在顾及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就谈不到一种普通类型的国立中学”纯粹是胡说。其实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假如它办得彻底，即假如它消除了等级性的一切残余的话——必然是一种普通类型的学校。阶级社会（因而也包括阶级教育）的本质是：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一切公民都完全平权，有产者在享受教育方面是完全平权的。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属于一定

^① 等级的前提是社会区分为阶级，它是阶级区分的形式之一。在一般地谈到阶级的时候，我们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等级的各个阶级。

的等級。階級學校不認等級，只認公民。它所要求于任何一个学生的只有一件事：繳學費。階級學校完全不需要為貧富學生編制兩種不同的教學大綱，因為誰如果沒有錢繳納學費，沒有錢買學用品，無力開支整個學習期間的費用，階級學校干脆就不讓他受中等教育。階級的關門傾向根本不是階級學校的前提；正相反，階級與等級不同，它永遠完全允許個別的人自由地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階級學校對有錢讀書的任何人都敞開着大門。說什麼在西歐“這些半教育的、使不同階層的人民在階級的道德上與精神上隔離的有害的教學大綱並沒有收效”（第 9 頁），這完全歪曲了現實，因為誰都知道，不論是西歐的還是俄國的中學，就其實質來說，都是階級學校，而且只是為極少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務。鑒于尤沙柯夫先生在兩個概念上表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我們認為還有必要再向他作以下的補充說明：在現代社會中，就是不收任何學費的中學也仍然是階級學校，因為一個學生在七八年中的費用，比起學費不知要高多少倍，只有極少數的人能負擔這些費用。如果尤沙柯夫先生願意作一個現代中學改革家的實際的忠告者，如果他願意從當前現實出發提出問題（他也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那麼他就應該只談用階級學校代替等級學校的問題，或者只談這個問題，或者對“階級利益與階級學校”這個棘手的問題完全保持沉默。而且還應該指出：這些原則問題同尤沙柯夫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新建議的用現代語代替古代語的問題並沒有多大聯繫。假如他只限于提出這種建議，我們是不會反駁他的，甚至願意原諒他這種沒有節制的辯論。但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關於“階級利益與階級學校”的問題，那么就讓他對自己的全部荒謬的空談負責吧。

然而，尤沙柯夫先生就這個問題所說的空話遠不止上述那些。忠於“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尤沙柯夫先生，提出了

关于阶级的問題之后，就提高到了一个“闊达的观点”（請对照第12頁和第15頁）之上，根据这个“闊达的观点”他可以庄严地不理睬阶级的区别，这个“闊达的观点”容許他不談个别的阶级（哼，多么狭隘！），而去一般地談整个民族。这个庄严的“闊达的”观点是用一切道德学者、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道德学者的老一套的手段获得的。尤沙柯夫先生严厉地指責社会区分为阶级的这种現象（和这种現象在教育上的反映），他以極其惊人的口才和無比的热情談到了这种現象的“危險”（第9頁）；他談到“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制度本質上是同国家、民族和受教育者个人的利益相抵触的”^①（第8頁）；他說学校的阶级的教学大綱“無論从国家观点或者从民族观点来看都是不适宜的和有害的”（第9頁）；他說历史上的例子仅仅証明“我們在前面談过而且已被認為对民族利益和国家本身有害的阶级制度和阶级利益的那种發展是一种特別反民族的發展”（第11頁）；他說“不管怎样，各地的阶级管理机构总算是廢除了”（第11頁）；他說社会区分为阶级的这种“危險”引起了“不同居民集团之間的敌視”，并且会使“民族团结的感情和全国的爱国主义的情感”（第12頁）逐漸消失；他說“整个民族、国家和个别公民的利益如果作广泛的、正确的、有远見的理解，一般說来是不應該互相矛盾的（至少在現代的国家中）”（第15頁），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完全是謊言，是空話，是用毫無意义的、不知不觉变成对現有东西的說明以小资产阶级的“願望”来抹杀現代实际生活的本質。为了給这些空話所由产生

① 最可敬的小资产阶级先生：您所指的或者是区分为阶级的社会，或者是不分阶级的社会，二者必居其一。在第一种場合，教育不能不是阶级的教育。在第二种場合，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民族以及屬於某一阶级的个人都不能存在。在这两种場合，空話都没有意义，而只包含着胆怯地無視当前現实的最尖銳的特点的小资产阶级的天真的願望。

的世界觀找到類似物，应当向西歐的“倫理”學派的代表人物請教；這個學派是當地資產階級在理論上胆怯和在政治上無能的自然的和必然的表現。

我們只想把這些漂亮話和好心腸、把這種卓越的洞察力和遠見同下面一個小小的事實作一對比。尤沙柯夫先生談到了關於等級學校和階級學校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可以找到一些精確的統計資料，至少也可以找到一些關於男子中學和中學預備學校以及實科學校的統計資料。下面是我們從財政部出版的“俄國的生產力”（聖彼得堡，1896年。第十九章，國民教育，第31頁）中引用來的資料：

“從下面的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學生的等級成分（對學生總數的百分比）：

兒 童	國民教育部的男子中學和 中學預備學校			實 科 學 校		
	1880	1884	1892	1880	1884	1892
世襲的和非世襲 的貴族和官吏	47.6	49.2	56.2	44.0	40.7	38.0
僧侶	5.1	5.0	3.9	2.6	1.8	0.9
市民等級	33.3	35.9	31.3	37.0	41.8	43.0
農村等級（包括 非俄羅斯民族的 和低級的職員）	8.0	7.9	5.9	10.4	10.9	12.7
外國人	2.0	2.0	1.9	3.0	4.8	5.4
其他等級	2.0	包括在上面幾項內		3.0	包括在上面幾項內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這個統計表向我們清楚地指明，尤沙柯夫先生所說的似乎我們應該立刻就堅決地（??）“擯棄等級學校”是多麼輕率啊。其實正相反，就是現在，等級在我們的中學里還是占優勢的，就連八年制文科中學（更用不着提到享有特權的貴族學校和其他學校了）也有56%的學生是貴族和官吏的子弟。他們唯一的重要對手是在實科